

從玄奘大師說到

大唐西域記的啓示

念 生



在本年十一月二日中央日報副刊上，我讀到了朱信先生所作，標題偉大的譯人，對於玄奘大師致其崇高的讚頌。當然奘師不僅是一位譯人，所以朱先生在開首便說：「在宗教界，玄奘是一個偉大的宗教家；在哲學界，他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；在史地界，他是一個偉大的旅行家；在留學史上，他是我國最偉大的留學生；用今天翻譯的眼光來看，他是我國甚至可以說世界上最偉大的翻譯家」。這一段

話，可以說是奘大師之全，我還要補說一句：「在文學界，他是一個偉大的著作家」。固然著作與翻譯相為表裏，表現了翻譯能力，也就包括了著作能力，但是離開翻譯而言著作，也就是所謂詞章之學，他也是了不起的。那時崇尙駢儷，他的作品，決不在王楊盧駱之下。尤其下筆萬言，倚馬可待。隨時回答皇帝的詔旨，莫不典麗雋皇，有同宿構，現在在藏經本傳裏，尙可看得出來。不過為其餘學行事業所掩，不以文學著稱。朱先生也說到他著書立說，可見不會忽略此點。究竟言之，他的其餘學行事業，也都為宗教所掩，不以著稱。歷代許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位高僧名僧，也就賅括一切了。像朱先生這樣知人論世，深密觀察，在梁任公以外，乃是

不多見的。奘師備具了什麼家，什麼家的全知全能，而歸裏包堆，成爲一個宗教家，這話對不對呢？我認爲是對的。他的發心求法，盡力服務，本是基於宗教的熱誠。他希望自己得到佛教的利益，也希望一切人乃至一切衆生，都得到佛教的利益。所以才不避艱險，久淹歲月，竭盡精力去完成他的工作。所說成爲什麼家，什麼家，都是用以濟人利物，作爲達到目的的方法，而不即是目的。他的目的，只是爲了佛教。朱先生曾指出他工作到了深夜，還得禮佛行道，三更就寢，五更又起，十九年如一日。這事見於本傳，所說禮佛行道，就是佛教徒的日課，不外乎禮佛繞佛，念佛持咒，誦經打坐。在不信佛法的人看來，這都是迷信之事，無用之務。忙了一整天，

無非爲了佛事，正應該好好睡覺，準備明天工作，何必還搞這些？然而這正是他所以成功的原動力。他爲了佛教而附帶成爲什麼家什麼家。若不是爲了佛教，什麼家也成不了。若不作那些禮佛行道，世俗認爲無意味的事，就不會作成什麼家什麼家那些世俗認爲有意義的事。有人說：「中國外國，許多成爲什麼家什麼家的人，都會禮佛行道嗎？各廟上許多禮佛行道的人，何以都未成爲什麼家什麼家呢？」我說：關於前者，是他們的思想途徑與奘師的思想途徑不同。成爲什麼家什麼家雖是一樣，而目的與歸宿決不一樣。換言之，那些人的目的與歸宿，只在成爲什麼家什麼家而達到濟人利物，奘師則是爲了濟人利物而達到佛教的成就。就是說奘師的思想，更深一層。關於後者，佛教本有自度度人兩方面的事，若是偏重自度，則禮佛行道爲已足，用不着成爲什麼家什麼家。而奘師則是偏於度人。僅爲自度的，固然不如兼爲度人成就之高。但偏於度人的，有時還影響了自度，只是爲大悲心的驅使，不得不然。最後的成功，雖然有益無損，在修持過程裏則有不同。智者大師說：「吾不領衆，必淨六根，捨己爲人，止登五品」。奘師也對於專爲自度的人，表示羨慕。本傳記載他曾向皇帝上疏，自稱三禪九定，夙所究心，必須盡謝世緣，才能一意修證，因此請求入山。未獲批准而罷。固然他們的成就，不會有何遺憾。而這類事都屬於示現性質，（即故意搬演）只是教人不可只顧度人而忘了自度。然而由此看出佛教的宗旨，不是有己無人，也不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。說到圓融廣大處，偏於自度的，也是爲了度人，偏於度人的，也就功歸自度。雖然他自己不二，人我一如，而其中又有修福修慧的過程不同。這個澈底究竟的道理，是與世間法不無區別的。再明顯一點說，世上的最低目的是升官發財，最高目的是福國利民。作了什麼家什麼家，總不出這高低兩項目的。若奘大師也是這樣，朱先生曾寫着：「唐太宗尊他爲師，待他爲上賓，甚至逼他還俗，要他隨伴左右。這時候的玄奘，真可以說是紅極一時，要名有名，要利有利，要什麼就有什麼，但結果他什麼都不要」。這話也是本傳所有。假設奘師志在升官發財，大可還俗而享受洪福，志在福國利民，也大可還俗而參預政權，結果他什麼都不要，就是他的目的。不但不在

升官發財，也不僅在福國利民，而且他認為政治上的福國利民，不如宗教上的福國利民，來得真實而有効。尤其佛教的効力，除福國利民之外，還能普利一切衆生，使自己與衆生都作到斷惑證真，超凡入聖，這是他的真正目的。而成爲什麼家什麼家，都是達到目的的方法。這樣一個人，除稱他爲宗教家，可以包括一切外，其餘什麼家什麼家，都是得其一體，即此也可看出佛教的偉大與其力量。但這個偉大的力量，不得其人，還是無從表現，所以孔子說：「人能宏道，非道宏人」。

現在寶島上迎返英師的舍利，建塔奉安。這事在政治上外交上表現民族意識與文化價值已有許多人發表偉論，前舉朱先生即是其一。有人要我也寫幾句，湊湊熱鬧，我有什麼可說呢？朱先生所說，已是言簡意賅，何況還有許多位先生，在那裏無義不搜，都可以牖民覺世。我勉強寫幾句，還是由朱先生的話引伸而來。朱先生是將英師的許多行業，都置不論，而抽象的專論他的一項專長的表现，我是將英師的許多文字，都置不論，而抽象的專論他的一項專長的啓示。這個辦法，是舉一以例其餘，一項的深察，勝於多項的泛觀。所以我仿照這個辦法，所討論的，就是玄奘大師的大唐西域記。英師譯著等身，單就譯經而言，朱先生曾指出由梵譯華的是一千三百卅五卷。以十九年的時間計之，每一個星期以內，必須譯經一卷，雖然有助譯的人，一切都須由他決定。我們試看這些卷經，文字筆法，處處相同，可證於一手，確不是普通人所能辦到。這一些經，上關諸佛法身，下關衆生慧命，是最重要的工作，其他著述，尙在其次。而大唐西域記則是餘力所及，又其次者。然而我們在這部書裏，已可得到種種啓示，窺見他的偉大不凡。此外的重要譯著，廣博精深，蔚爲東方文化的異彩，更令人莫贊一詞了。

大唐西域記，是記載由出國至回國，在印度十九年的遊踪所至。印度不是大唐領土，稱爲大唐西域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義意，也可以說所記是大唐時的西域。這書首先標明「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」，「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」。看了這兩個題名，已覺得甚爲離奇。一切翻譯的書，都是先寫撰人，後寫譯人，這部書偏是譯人在前，撰人在後。是不是英師就辯機所撰而爲翻譯呢？不是的，乃是英師用梵文先寫了材料，奉詔譯成漢文，再由辯機編纂成書。書的開始，有下列幾句：

「非紀載無以贊大猷，非昭宣何以光盛業，玄奘輒隨遊至，舉其風土，雖未考方辨俗，信已越五隴三……不有所叙，何記化洽，今據聞見，於是載述」。

這一段裏英師自稱己名，乃是親筆譯寫的語氣。書末辯機所作記贊，

則稱之爲玄奘大師，備極頌揚，可見正文是英師原稿，記贊是辯機叙其始末，辯機在序贊裏說：

「爰命庸才，撰斯方志，學非博古，文無麗藻，磨鈍勵朽，力疲曳蹇，恭承志記，論次其文」。

這裏所說志記，是英師用梵文所寫，奉詔譯成漢文。所說論次其文，是辯機再爲排比潤色，編輯成書，那末這書雖不是英師親筆撰寫，也就同於親筆撰寫了。

這書記載一百三十八國的疆域道里，風土人情，特詳於佛教的狀況及古蹟掌故，獨不甚涉及政治方面的事。辯機記贊說：

「若其風土習慣之差，封疆物產之記，性智區品，炎涼節候，則備寫優薄，審存根實。至於胡戎姓氏，頗稱其國，印度風化，清濁攸分，略書梗概，備如前序。賓儀嘉禮，戶口勝兵，染衣之士，非所詳記」。

這就是說一切記述，獨缺政治的理由。至關於佛教的靈異事件，由不信佛的眼光看來，所記頗近神話。乃是近人對於這部書不甚重視的理由。辯機在序贊裏也曾繼續提到，他說：

「然佛以神通接物，靈化垂訓。故曰神道洞玄，則理絕人區，靈化幽顯，則事出天外，是以諸佛降祥之域，先聖流美之墟，略舉遺靈，粗申記注」。

這些理絕人區，事出天外的掌故，佛書都有根據。英師親到其地，加以證明。究竟是是有是無，屬於信仰問題，不屬於知識問題。例如英師是深信有這些事的，能說他的知識在一般人以下嗎？

篇首總叙各國風俗有幾句話是：「婦言是用，男位卑下」。又「古乃素服，凶則皂衣」。這很像現代西洋各國，可見印度文化的久遠。篇內分叙各國的事，類似這樣的記載還多。至於路程方面，里數方向，都甚明確。到了清代，英國人恭寧翰久居印度，根據這書，著玄奘游蹟圖，將書中各國所在，逐一註明今爲何國。學者丁謙，又據之以著西域記地理考證，加以修正補充。依山川道路，以定各國疆域方位，無不符合。可見這書的精審。這些考據家，地理家的材料，都不是佛教的基本啓示。若談到佛教的基本啓示。我們以佛教徒的立場，對於英師，應該更致其無限的敬意。

什麼是佛教的基本啓示呢？第一、是大法的束來，第二、是大乘的宏宣，第三、是大悲的闡釋，這三句話是我的杜撰，可以說大唐西域記的三大重點。什麼是大法的束來呢？英師的西行求法，本是潛自出關，並未受了什麼人的委託。在印十九年，得到國王大臣黎民百姓的禮敬。他若是爲

個人的享受，固可不回中國，即或爲了佛教的使命，甚麼地方都有衆生可度，也可不回中國。而英師能不違本願，認爲中國人需要佛教，更爲迫切，汲汲於回國譯經，這可見出他救世的勇猛。後世的佛教徒，有在國內不得意的，南行巡禮，在彼學道不返。他們有無祖國觀念，姑置不論，試問除了名聞利養之外，南傳佛教，果然勝於中國佛教嗎？什麼是大乘的宏旨呢，英師對大小乘的研究，都已深造堂奧，取來的經，也是大小乘兼備，並且一律翻譯。然而他注意宏揚的，如般若唯識，都是大乘，開成了中國文化的燦爛之花，這可見出他擇法的明確。後世的佛教徒，有的認爲大乘佛法，不值一學，偏要學習南傳佛教的小乘。試看這部書裏，印度何國大乘，何國小乘，何國兼大小乘，都有記載。今日印度大乘已亡，小乘也不是英師去後，另有新佛出世所說。換言之，都是英師所見過的。如果小優大劣，英師爲什麼回國宏揚大乘呢？什麼是大悲的闡揚呢，小乘大乘的分別，後來衍爲南傳佛教與北傳佛教的分別，二者的要點，是南傳小乘佛教，無大悲心，而北傳大乘佛教，以大悲心爲主。最明顯的表現，南傳不禁食肉，北傳不許食肉。但南傳食肉也是佛制，只要不見殺，不聞殺，不疑爲已殺，稱爲三淨肉。佛爲什麼留下這個制度呢？英師在本書裏，曾有明白指示，叙阿奢尼國說：「習學小乘教，說一切有部，經教律儀，既遵印度，諸習學者，即其文而觀之，戒行律儀，潔清勤勵，然食雜三淨，滯於漸教矣」。叙屈支國說：「習學小乘教，說一切有部，經教律儀，取則印度，其習讀者，即本文矣。尙拘漸教，食雜三淨」。這就是說印度的小乘食三淨肉，乃是漸教，怎麼是漸教呢？是可漸次達到高深的程度。爲什麼立這個允許食三淨肉以不特殺爲主其後法化大行，家家製饌供佛，若再食肉，不免特殺，所以說楞伽楞嚴等經時，完全斷肉。這是很明顯的事實，很自然的進步。英師指明漸教，並且說：「滯於漸教」，「尙拘漸教」，滯於尙拘的字樣，是說佛在世的後期，業已斷肉，今天豈可不斷？如此認識，大小乘才能融合，不至是非並立，無從抉擇，這可見出他說法的精當。後世的佛教徒，偏說南傳北傳，各有傳授，南傳的食肉，與北傳的斷肉，應該各行其是。那末就是有兩個真理，英師的話是說錯了。根據以上三項敘述，可見英師的遺教，雖然峻若日星，而佛教徒中，尙有不能體會，不肯遵行的。

當然不能體會遵行英師遺教的，僅是少數人，否則今天的英師舍利塔就建不成了。今日寶島上對於建立英師舍利塔一事，出力出財，風起雲湧，可見中國人的大乘根性，至今猶存。聽說南投縣與苗栗縣，都歡迎建塔，現正發生爭執。我以爲可以分建兩塔，兩縣既能滿願，大家又便瞻禮。有人願慮分建兩塔，可能減少其尊貴性，我認爲以英師的德行，再多幾個塔也一樣的尊貴。釋迦佛的舍利，曾建八萬四千寶塔，又何曾減少他的尊貴

呢？又有人願慮到所費太多，我以爲這不是挨戶派捐，而是有餘力的人拿出錢來，附帶解決了許多人的工作問題，我們不使有餘力的人作這樣有意義的事，他們不見得肯去改作其他有意義的事，而或者去作吃喝玩樂的事，我們又將如何呢？但此外又有人主張利用獅頭山勸化堂的靈塔，我更以期以爲不可，一，靈塔是一般人寄骨之地，其性質同於叢葬的公墓，內地俗名「亂墳崗子」，我們請回這一代偉人的靈骨，擺在亂墳崗子裏，於理既有不順，於心亦有不妥。二，與日本人的崇敬相形見絀，象徵了我們的落後。三，勸化堂不是純粹佛教廟宇，觀殿上所祀之神，即可明瞭，以非佛教廟宇的舊塔奉安聖僧靈骨，若不是故意諷刺，就是表現我們對於佛教是外行。這都是不該作的事，寫在這裏以供參考。我希望大家彼此熱誠，在建塔之後，進而研究英師的學說，加以發揮，使東方文化再放異彩！（完）

搶救苦海衆生的舟航

觀玲作

